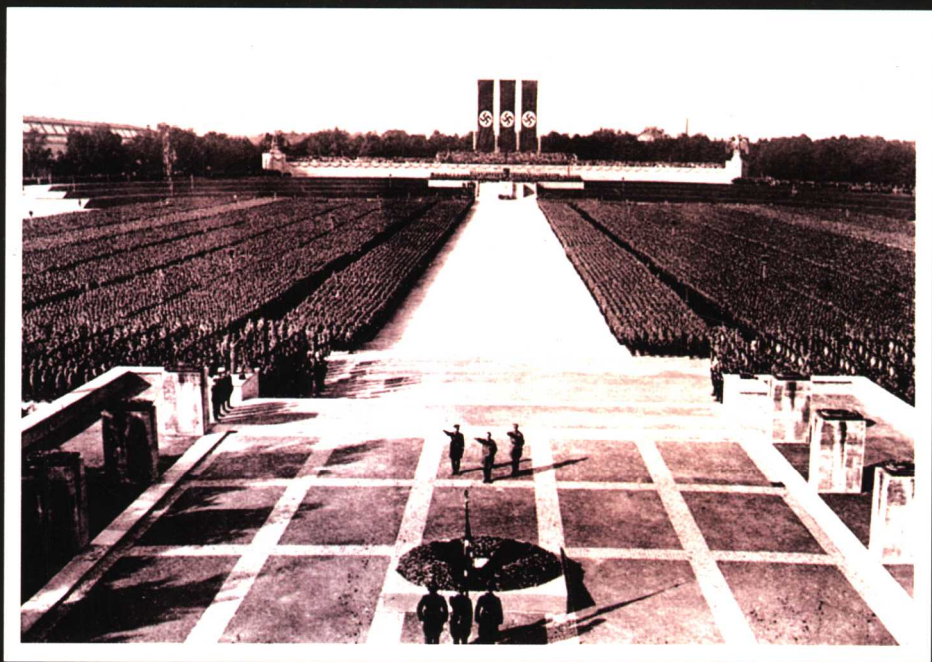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柏林日记 | BERLIN DIARY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 (1934—1941)

[美] 威廉·L. 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 著

张若涵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柏林日记 BERLIN DIARY



Abstract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BERLIN DIARY | 柏林日记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美]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 著

张若涵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美) 夏伊勒著；张若涵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

ISBN 978—7—80225—214—1

I. 柏... II. ①夏... ②张...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
历史—史料 IV. K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440 号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

[美] 威廉·L. 夏伊勒 著
张若涵 译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img alt="New Star Books Design logo" data-bbox="238 485 295 500"/> 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1300 1/32

字 数：414 千字

印 张：14.5

版 次：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14—1

定 价：47.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 © 1986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内容介绍：

《柏林日记》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后者大段内容直接引自前者。如果没有《柏林日记》，就没有《第三帝国的兴亡》。

丰富的一手资料，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名记者，夏伊勒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协和广场暴乱、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及纳粹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二战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发展脉络，以及乱世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画面。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二战的珍贵史料，涉及波兰战役、苏芬战争、挪威战役、西线战役和英吉利空战。夏伊勒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对二战初期战事进展进行了详密的记录。尽管他并非军事专家，但在战略问题上却颇有见地，其敏感性和预见性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于研究二战史极具借鉴意义。

《柏林日记》中关于希特勒的内容也弥足珍贵。夏伊勒担任驻柏林记者多年，使他能够在近距离对希特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对其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记述，评论精妙，常有神来之笔。

历史的瞬间

◎ 柏林日记：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 威廉·L.夏伊勒 / 著 张若涵 / 译

◎ 莫斯科 1941：

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 / 著 曹建海 / 译

作者介绍：

威廉·L.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生于美国芝加哥，是著名的驻外特派记者、新闻分析员与世界现代史学家。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战地记者期间，报道了许多有关纳粹德国从柏林兴起到灭亡的经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纽约时报》上称赞他是将“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还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1959年)、《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69年)和关于欧洲政治、斯堪的纳维亚的书，及三本小说。本书在作者亲历、亲闻的基础上，以这段时期纳粹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论述纳粹德国最具权威的作品，是第三帝国令人颤栗的故事最杰出的成果。



责任编辑 刘 刚

特约编辑 柳刚永 金小木 李志卿

装帧设计 傅新BOOK DESIGN

序

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 20 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 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 90 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 20 世纪

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 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 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不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整个演说——我边听边想——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被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而其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Jordan)(夏伊勒的播音同行)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作出了如下预言：“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加入进来，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呆了15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Excambion)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满月悬挂在特茹河(Tagus)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小詹姆斯·麦斯提赫

2004 年 10 月

前 言

大多数日记可能都不是为出版而写作。它们不会考虑到读者的眼光。它们是个人的、私密的、可信的，是作者的一部分，最好远离粗鲁的外部世界。

这本日记并不想伪装成上述那种类型。可以肯定，它是为了我个人喜好和心灵平静而作的记录，但是十分坦率地讲，也想着某一天其中大部分内容可能会出版，如果有出版商愿意将其付梓的话。显而易见，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对于公众或其中某一群体存在什么重要价值。我这样想的唯一理由就是，由于机遇和我从事工作的性质，使我得以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对欧洲事务进行逐日的、现场的记录。当时这个欧洲已经处于痛苦之中，并将在未来岁月中一步步地、无可挽回地滑向战争和自我毁灭的深渊。

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这本日记的主题并非是其作者，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 30 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的道路前进。欧洲大陆动荡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人，那个国家即德国，那个人即阿道夫·希特勒。我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国家以及那个人附近度过。正是在这一有利位置，我看着欧洲民主国家摇摇欲坠直至最后崩溃，她们的自信心、判断力和意志力逐渐瘫痪，由一个阵地撤退到另一个阵地，直到全面失败，只有英国除外。在那个极权主义堡垒中，我可以观察到希特勒是如何以一种玩世不恭、粗鲁野蛮、坚定果敢的风格行动。他头脑清醒，目标宏大，可以说欧洲自拿破仑以后就

未曾见过。他由胜利走向胜利，统一并重新武装了德国，粉碎并兼并了周边邻国，直到第三帝国成为大陆的军事统治者，大量不幸的人民成为他的奴隶。

我对这些事件作了逐日的记录。不幸的是，我的一些原始记录已丢失；其他一些则被我烧毁，以避免它们和我本人都落入盖世太保（Gestapo）的魔掌；有些事我不敢写下来，试图将它们记在脑海里，以便日后安全时再作记录。但是我的大部分记录和所有广播稿都被我偷运了出来。在存在错误之处，我自由地引用了自己写的电讯稿和广播稿。有少数几处地方，我不得不根据记忆重新回忆当天的事件，尽管很清楚这种方法的缺陷以及保持绝对诚实的必要。

另外，德国国内一些人的姓名或者有德国亲戚的人的姓名，或是被隐去或只用一个与其真实姓名无关的字母代替。盖世太保将不会发现任何线索。

威廉·夏伊勒，于纽约

1941年4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战争前奏	
(1934. 1. 11—1939. 9. 1)	1
一九三四年(1. 11—12. 2)	3
一九三五年(1. 14—12. 30).....	22
一九三六年(1. 4—12. 25).....	35
一九三七年(4. 8—12. 25).....	56
一九三八年(2. 5—12. 26).....	71
一九三九年(1. 11—9. 1).....	121
第二部分 战争	
(1939. 9. 1—1940. 12. 13)	149
一九三九年(9. 1—12. 31).....	151
一九四零年(1. 1—12. 13).....	210
译后记	453

第一部分

战争前奏

(1934. 1. 11—1939. 9. 1)

一九三四年

洛雷特·德·马尔(Lloret De Mar), 西班牙, 1934 年 1 月 11 日

我们的钱用完了, 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了。我们还没有太多地考虑这件事。来了一封电报。一个工作机会。《先驱报》驻巴黎分社提供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但在我能使自己的处境好转前, 它倒是能解决眼下的危机。

于是, 就结束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 是我们的“安息年”, 我们住在这个西班牙小渔村, 幻想着独立于世界其余部分, 独立于事件、人群、老板、出版商、编辑、亲戚和朋友。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 但如果不是我们为此而积攒的 1000 美元, 突然因贬值而只值 600 美元, 我们还可能再待一段时间, 以等待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我觉得, 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这使我恢复了 1930 年到 1931 年在印度、阿富汗由于疟疾和痢疾而遭到损害的健康。我还从 1932 年春天的阿尔卑斯山(Alps)滑雪事故中恢复过来,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 但最终幸运的是我只瞎了一只眼。

刚刚过去的 1933 年, 可能不仅对于我们个人是转折性的一年, 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意味。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我们在维也纳的朋友报道说, 法西斯势力(形式是柏林的但带有当地宗教特色)正在奥地利迅速蔓延。在西班牙这里, 革命正在变味。右派政府的希尔·罗夫莱斯(Gil Robles)和亚历山大·勒鲁瓦(Alexander Lerroux)似乎倾向于或是恢复王权, 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我曾经在 1925 年(当时刚刚 21 岁)去过巴黎, 并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 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对此我丝毫不抱幻想。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 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 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